

民国

1941年，孔祥熙家族不顾国难当头，用运军火的军车偷运化妆品发国难财，事发之后，孔二小姐抛出情人林世良以替罪，酿成了民国一大悲剧。



林淇 著

第一小姐

宋美龄
民国第一夫人

7

孔二小姐
孔祥熙的
国民党中央
行政院长

四川文艺出版社

骄横跋扈的孔二小姐选中东吴大学的高材生林世良当情人，不惜夺人之爱。

林淇 著

民国第一小姐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礼尧 陈 红

封面设计：邹小工

书名 民国第一小姐

作者 林 淇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 攀枝花市新华印刷厂

1991年7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1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5.375

印数 1—6,050 册

字数 125 千

ISBN7—5411—0703—4/I·651

定价：2.20 元（复膜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三十年代的旧中国作为背景，用细腻而又忧怨的笔记述了一段真实的催人泪下的悲剧。

1932年春的一天 苏州阊门外的林荫大道上扬起缕缕烟尘，一英俊青年纵马挥鞭上虎丘，正巧与游山归来的东吴大学高材生林世良迎面相遇。英俊青年不禁立马注目，向潇洒倜傥的林世良投去深情的一瞥。这一瞥，谁知引来了林世良之后数年情场和仕途的凄楚悲剧。那英俊青年便是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二女儿、宋美龄的干女儿、爱女扮男装的“民国第一小姐”——孔令俊。

孔令俊猎取林世良为自己的情人，却又视其为自己的高级奴仆。然而，林心中早有所爱赵君兰，只是无法摆脱名利的诱惑。为此，他一面周旋于孔令俊左右，攀附孔氏夫妇；一面又与赵君兰执著相爱，长命相依。孔令俊得知林、赵关系，大动肝火，于是以一桩三千万元的走私案为由头，欲置林世良于死地。孰知挑起了一场以孔祥熙、宋霭龄、戴笠为首的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的倾轧。作为替罪羊的林世良，终于在这场争斗中饮恨黄泉。

昆明西山山坡上立起一座新坟，赵君兰伫立在烟霭溟濛中；远处一英俊青年，身着猎装，跃马扬鞭，孔令俊又在寻觅新的猎物，炮制又一出悲剧了。

时在1932年春。

苏州阊门城外有一段繁华、热闹地区。这里，街道两旁，商店林立，小摊贩密密麻麻；街上，人来客往，车如水马如龙，声若鼎沸。

街沿一角，停着好些马车，相互挨着，一字儿铺开。游客们往往从这里搭乘马车去留园、西园、虎丘等处赏览名胜古迹。每辆车上有马车夫一人，司驾御之职；管车一人，专管售票一类事。每辆车约坐满八至十人即行开车。在车子还空着或尚未坐满乘客时，那管车的就坐在车上，脚跷二郎腿，优哉游哉地休息一会；那马车夫坐在车前高座上，身靠座背，手执马鞭，静心养神，忙里偷一歇闲；那马儿呢，低垂着头，目不斜视（双目蒙遮眼），鼻里打着喷，身上冒热气。

今天下午，太阳照得正盛，给这里更增添了喜气洋洋的气氛。忽然，一个年轻人，牵着一头猎狗——这是一种叫灵提的苏联名种猎狗，带着它打猎不用枪也可以，奔跑时最高时速可达八十公里——穿过街道向这边来。

年轻人跨上一辆空马车，灵提跟着跳进车里。那管车的正闭目沐着阳光，忽觉车子一震，睁开眼来一看，又惊又奇，他还从没有见过这样满身贵气加洋气的高等阔客，更未目睹过如此神气而又骄气的洋狗。他赶忙站起，频频点头含笑让坐，自己却像被压扁了半个身子似的，缩到了车子的边沿，一只脚踏在车上，一只脚撒到地下，眼珠不时打转，偷目瞅个不止。年轻人毫无表情地瞪了他一眼，没有理会他，却一抬头向高坐

在上的马车夫喊道：“去虎丘，开车！”

这尖俏的一声同时引来了灵猓的吠声。

马车夫是给狗叫惊动的，回头一看，一怔，不禁暗自咕哝：“好大的气派！”

“先生，要等客人满了数，才能开车呢。”没等马车夫回答，管车的恭恭敬敬地陪笑道。

“我叫你们开就开，噜唠什么！”年轻人又瞪了他一眼。

“拿去！”年轻人摸出一元银洋，朝管车的掷过去。

管车的冷不防这突然的一“击”，不及接住，银洋叮当落地，他赶紧弯腰拾起。

“够了吧。”年轻人鼻子里嗤了一声。

“谢谢，谢谢……”管车的一叠连声道谢不止。

年轻人的话音才落，马车夫已掉转身躯，双手一抖缰绳，车子启步了。马车缓缓前行，马蹄敲打着石砌的路面，发出清脆激越的声响。不一会，马车渐渐走出闹市，街道两旁一排排新旧相杂、高低参差的瓦屋逐个向后退去，一片田野景色，突现眼前，车子来到了留园马路上。年轻人靠着座背，观望着田园风光，陶然若醉。

马车夫不时转身向年轻人投去好奇的一瞥，他感到这人眉里眼间、举止动态表露出来的那副高贵气寒飕飕地凌人、逼人。

年轻人突地心血来潮，想步行以赏风景，立即关照停车，牵了灵猓，头也不回，下车而去。两人瞠目相视，不知云何。

年轻人慢步前行，尽情观赏着这村野、古道的景色。逛过留园后，又行至西园一游，出得西园，走不多时忽又生别想，欲骑马上虎丘了。可一时哪儿去找马？正在这时，蓦地里一个身穿短打、手拿马鞭的十五、六岁的大孩子走上来招呼道：“先生，去虎丘？要不要骑马？”

“要，马呢？”年轻人忙问道。这来得真巧，恰中下怀。

“在那边”，大孩子指指前面，“请先生跟我来。”

跟着大孩子走进马棚，拣了匹比较好一点的。大孩子把拣定的那匹马牵出来，这是匹白马，还算干净。

年轻人先付了钱，接过马鞭，跃身上马，径向虎丘方向骑去。大孩子在马屁股后面紧紧跟着，灵颀忽左忽右，时前时后，护着。

那头马慢腾腾地跑着，年轻人最初为赏景，耐着性子由它去，可到后来简直如点蹄而行了，时间一长，耐心磨掉，渐渐有点忍受不住起来，于是鞭子落下来了，而且越来越紧，鞭子不够，更拳足并使，马吹吹嘶叫着，横冲直撞起来。大孩子看着心痛，连连喊住手，马上的人哪里听他，只管狠抽猛打。

正在这当口，虎丘那头过来两骑马，冲到这里时，年轻人的坐骑正好打横，两马受阻，急急勒住。年轻人也狠命把马降服，一看，与对方只差尺把距离，险些撞着，举眼瞅去，见马背上坐着的是两个青年男子，右边的一个，举止仪态平常，左边的那个，却是神采飘逸，气宇非凡。年轻人对左边的那个看傻了眼，竟一时忘了向人道歉，也忘了让路，愣在那里不动弹。两个青年见状，也觉奇特，他们原为松动松动身子，散散心，才骑马去虎丘的，现正在回家的路上，既没有撞着，也不多计较，马头一偏，侧向路边，自管去了。

望着两人去远，年轻人才慢慢回过神来，此刻，顿觉心头似有所失。是不是因为没有向人道歉，没有让路，感到很不礼貌？不，这倒真不在乎呢。所失的是没有请教人家姓名、住址，失去了跟左边那个青年结识的机会，对他，虽仅萍水一面，却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特殊的好感。

年轻人今天独自出门是带着一股兴致来逛虎丘的，不知怎

的，经历路上这一番“奇遇”之后，趣味忽地索然了。于是，虎丘不去了，马也不骑了，丢下几角银洋，带了灵焜，径自回去了。倒弄得那大孩子稀里糊涂，摸不着头脑。

二

护龙街顾家大住宅二楼大会客厅，精致幽雅；朱红漆的柱子，闪闪发亮；地板打过蜡后，滑润而耀眼；顶上挂灯结彩，挂的是红绿小电灯，结的是绉纱纸扎成的彩球。四周，大小沙发，靠背皮椅，红木椅，正好把中间围成一个舞池。一支五人乐队，成员都是一流乐手。客人陆续来到，已经济济一堂了。

主人顾倩小姐，美发长波，白裙拖地，体态雅丽，雍容华贵，一对小酒窝上始终挂着一掬笑容。她正四处张罗，忙着招待客人。

乐队奏起了第一支曲子，舞池里空空的，第二支曲子，舞池里也还是悄无人影，嘈杂的谈话声填补了舞会的这个空白。第三支曲子响了，顾倩和她的男友下池了，她一带动后，一双双跟着起舞了，于是气氛热烈起来。

顾倩继续忙着应酬客人，一会儿与女友闲话，一忽儿又与男友聊天，为把舞会搞得更热烈些，不时还鼓动客人的舞兴。

舞会进行将近两个小时了，可一个最重要的客人还没有到，顾倩今天就是为了招待这位贵宾才举办舞会的。她焦急了，不时地跑下楼去等候，可她派去接人的包车迟迟不见回来。

时鸣钟又响了，时针指在V字上，忽然全场的人同时向会客厅的入口处望去，只见一位盛装艳服、满身珠光宝气手拎蓝色皮包的贵小姐出现在那儿。她戴一只浅平顶后面飘着两根黑

缎带的小圆帽，活像一个盖子，但只盖住了她后脑的一角；脸上蒙着薄薄面纱；身穿天蓝色绣花连衫长裙；脚上一双金色高跟鞋，绝细的后跟，高可三寸。最耀眼的是她粉颈上的那条钻石项链。她气派高傲，神态凛然不可犯，透过面纱看到的脸蛋虽并不美丽却也眉清目秀且别具一种气质和风韵，这些都是家庭长期培养、熏陶、冶炼出来的产物。如果把她丢在一个穷乡僻壤，未经后天的特种塑造和锻铸，她很可能会长成一个丑陋的村姑。

她，就是顾倩翹企已久的贵客，见她来，顾倩高兴得眉毛也似乎飞起了，立即从人丛中直奔过来，“哎呀！你呀，怎么这时才来，我眼睛都望穿了呢！”说着，不待答话，挽着她的手向全体客人郑重介绍道：“来宾们，请容许我将中国第一小姐引见给各位，她就是孔祥熙先生的二小姐，孔令俊女士。”全场立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只听人们三三两两议论起来——

有露出欣羡眼光，啧啧赞赏的：

“原来她就是孔二小姐。”

“久闻其名，今日才算有幸一见。”

“果然出众。”

也有人斜睨着眼，轻轻耳语的：

“还不是财势造就的。”

“听说此人不好惹。”

“当代一尤物。”

顾倩介绍毕，引孔令俊就座，自己则紧紧陪坐在侧，说东话西，笑语连珠。她的应酬、招待，让人如临春风，有种说不出的舒适感。一会，她先伴孔令俊跳舞，她走男步，随后又让自己的男友请孔令俊跳舞。在最初的一阵拘谨过后，男客中或

应顾情之邀，或因有心攀龙附凤，结交权贵，或欲细睹风采，纷纷竞相射请二小姐下池。

孔令俊先还高兴，未拒来者，但很快就厌烦起来，所以后至者纷纷尝了闭门羹。如此，她倒空闲了。此时，一面时有顾情陪着谈笑，一面静览四周物景，品察众生形色，倒也恬适。忽然，无意中她的目光扫向了东南隅，只见那边座位上一个青年，面对乐队，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专注地在欣赏音乐。她一看，觉得此人面熟，再驻目审视，认出来了，他正是昨日在去虎丘的路上遇见的两青年中的一人。本已无缘再见，倏又有幸相会，她的双眸，一下子闪亮起来。她霍地站起，走过去，在他旁边的一只空椅上坐下，偏过头去，挑起双眉，启开了笑口：“这位先生，我们像在哪儿见过面？”

青年闻声掉过头来，发觉孔令俊就坐在自己旁边，陡地一怔。心想这位孔小姐现在刚认识，怎么说见过面呢？不解地摇头笑道：“孔小姐，我……我想不起来，没有吧。”

“我们见过面，就在昨天下午。”她直率地道了出来。

“昨天下午？我没有跟任何一位不相识的女性见过面哪。”青年感到奇怪。

“昨天下午你去了虎丘没有？”

“去过，和一位同学一起去的。”

“那就不错了，我们见过面。”

“没有哇。”他心觉蹊跷。

“你们两人是骑马去的吧。”

“是的。”他诧异她怎么会都知道。

“你想想看，有人差点撞了你们。”她一副狡黠的神色，像有意给人猜谜。

“有，有个青年男子骑马不当心，打了横。”他想起来了。

“你看看我，仔细地。”她抿嘴一笑，“我跟那个青年男子像不像？”

“孔小姐跟他……像，很像。”他给她这一说、一笑，再细细辨去，忽有所悟。

孔令俊不说话，只是笑着，神秘地笑着。

“昨天那位骑马的青年男子是孔小姐？”她神秘的笑更启发了他，又联想到往日听来的有关孔二小姐喜欢女扮男装的传说，豁然明白了。

“是我。”她对他妩媚一笑，又重复了一句：“是我。”须臾，她以亲切的语气问道：“请问你的姓名是……”。

“鄙姓林……”

他还正想说下去，她已迫不及待打断他抢进话来：“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你只说了个姓哪，真吝啬。”

他脸上热辣辣的，笑道：“世良，人生人世的世，善良的良。”

“你也是东吴大学的？”她看到了他左胸上佩的校徽。

“是的。”

“你在什么系？”

“我念经济系。”

“你们原来就认识？”这时，顾倩忽然来到两人面前。

“不认识，也算是认识。”孔令俊举目笑着对顾倩说。

“这话怎讲？”顾倩惑然。

孔令俊兴致勃勃地描述了昨天的那段“奇遇”。三人都笑了。

“我是来请你们入席的。”顾倩邀道。

“谢谢。”两人同声道谢。

于是顾倩一面应酬众人，一面挽了孔令俊和林世良，下楼

步入大厅。

大厅画栋雕梁，高大宽广，既富丽又堂皇。梅花式摆开五大圆桌酒席，白色台布和银桌面铺设得整齐洁净。顾倩一声请，众客入席就座。她拉了孔令俊和林世良挨着坐在同一桌上，自己则陪侍在侧，悉心照应。顾倩敏感而又玲珑乖巧，她刚才已察觉孔令俊对林世良的神态有异，所以是有心安排。众男女客人也早留意和注目孔令俊的一举一动了，此刻频频投过来羡慕、妒忌的眼光。

宾主相互劝酒，一时，笑声、说话声、碰杯声熔入一炉。

“林先生，你读几年级了。”孔令俊拾起刚才的话头。

“四年级，最后一学期了。”

“暑期毕业了？”

“是的。”

“他是系里高材生，名列前茅。”顾倩一旁插言，特意介绍道。

“哪里，哪里，顾小姐在替我吹嘘，没有这事。”林世良谦逊说。

“不信，可问这里在场的他的同系同学。”顾倩认真道。

“林先生，别客气了，是就是嘛，顾小姐是你东吴同学，还会不了解？”孔令俊对这个略带腼腆的、朴实的青年印象加深了一层。

“……”林世良更感拘束、不自在起来。

“林先生，毕业后作何打算？”孔令俊深表关切地问道。

“就我个人愿望，真想再研究几年学问，但以家庭情况来说，我必须就业。”

“毕业即失业，找职业难，找适合自己的职业更难。”顾倩说道。她这话是存心说给孔令俊听的，她是在替林世良着想，

有意替他牵线搭桥。

“林先生毕业后如果一时找不到事做，可以来看我，如果职业不如意，也可来寻我，我可以……”

顾倩丢给林世良一个眼神，示意他向孔令俊当面说定。

“谢谢，谢谢。”林世良出于礼貌，谢了对方。此时的他，还没有托人找职业的想法，尤其是求助于一个女人，这有辱男子气，有损个人的傲志，有负对自己优异学业成绩的强烈自信。

顾倩见林世良只空口言谢，乃连连给以眼色，不意，林世良却不以为然地对她一笑了之，她不禁为他丢失良机而大为可惜。

因为大家的兴趣都在跳舞上，所以酒未半酣，就上饭了。散席后，众人回到二楼会客厅，舞会继续进行。

顾倩始终陪着孔、林，不离左右。孔令俊为了等林世良请她跳舞，回绝了所有的邀求者，但他一直坐着不动，她耐不住，一扬俏眉，凑上去：“林先生，你为什么不跳舞哇？”

“我，我不会跳舞。”他自惭道。

“真的不会跳？”

“真的，我真的不会。”他正经答道。

“那天我邀他的时候，他就因不会跳舞辞谢了，我说不会跳没关系，凑凑热闹也好，才把他硬拖了来。”顾倩解释道。

“不会跳，我教你。”孔令俊像要站起来的样子。

“寸步难行，那不行。”林世良急得连连摇头。

“我倒不信教不会你。”她半真不假地臀部已经离座了。

“不行，不行。”林世良脸上泛红，手心捏出一把汗。

“算了，以后让他学会了，再向你陪礼吧。”顾倩替林世良解了围。

“以后一定学，一定学。”林世良谢罪不迭。

孔令俊站在那儿看着林世良这副窘相，放声大笑起来。她觉得他更可爱了。

笑声甫止，孔令俊看了看表，忙道：“顾小姐，我有事要坐夜车回上海，得马上走。”

顾倩知道孔令俊的脾气，她说走就要走，留不住的，于是一面关照下人备车，一面对林世良做了个表情，暗示他一起送客。林世良本来没有这意思，但碍于主人好心，也就不便逆情了。

孔令俊跟顾倩的男友握别，并向众人一扫眼，微微颌首以示意，即由顾、林陪同下楼而去。到大门口，孔令俊转过身来，与顾倩道谢握别，然后紧紧握住林世良的手，嫣然一笑，娇声道：“林先生，我6月还在上海，之后就飞庐山了，约在9月中旬左右去南京。我上海的家在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南京的家你一问便知。有关你职业方面的事，你可以写信给我，或到沪宁直接找我。”

“谢谢，谢谢。”林世良极有礼貌地表示谢意。

孔令俊用力捏了一下林世良的手，然后松开：“那么，上海或者南京再见。”

“再见。”

“孔令俊跨上包车，车子起步了。她回过头来向顾倩和林世良挥手，但眼睛却只盯着林世良。

包车渐渐去远了，街上阒寂无声，月亮时现时隐。

送走孔令俊，顾倩与林世良转身回来，顾倩一边走一边笑着对林世良道：“林先生，你怎么谢我？”

“谢你？什么意思？”林世良被这突然的问话愣住了。

“你还装？”

“我装什么？我从来不会装。”

“不是我硬邀你来，你会有今夜这种艳遇吗？”

“你别开玩笑。”他的脸又透红了。

“孔小姐的一言一动瞒不过我，也瞒不过大家，谁还看不出来。”

“请你千万别随便说。”

“随便说？孔小姐对你的好感决不是一般的。”

“没有这回事，你别瞎说。”林世良不是傻子木头，他心里是有些明白的，但他对这没兴趣，相反，有点诧异，还怕传扬出去闹出事来，所以极力否认。

“你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吧。”顾倩诡谲地一笑，“照理说，女人是最心细的，但女人对女人在这种事情上的敏感总不及你们男人的，异姓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引力，一种特殊感应，你呀，你在说谎。”

“……”他给顾倩这么一说，讲不出话来。

“明白告诉你吧，孔小姐已经爱上你了。”

“这决不可能，这决不可能，你快别乱说，别乱说！”林世良急了。

“孔小姐爱上你，是你的福运来了，你没有看见刚才那些男性们流露出来的热眼、嫉妒的目光吗？”

“……”

片刻的静默。

“孔小姐是最任性不过的人，我没有见过比她更任性的人，一旦猎物进入她枪的射程内，那它必然是也不可能不是属于她的了。”顾倩忽发起感叹来了。

林世良相信顾倩说的是实在话，当他听到这最后一句时，他的心痉挛似地发慌起来。一时，疑虑和不安把他的胸口塞得

满满的。

三

两个小花园，中间一墙隔开，有一月洞门相通。右侧的小花园里有口井，井旁一棵石榴。从墙下走廊到井边有一条用灰黑色砖头竖砌的小径。经走廊进屋是大厨房，再入内，曲折而行，绕过一间间居室，到大厅，直通正门。这小花园是林世良家的后花园，幽静清静。林家清贫，没有自己的房子，这住宅是租住的，它坐落在一条小巷里，虽有大厅和后花园，但格局小，无气势，在苏城只能算是中下水平的宅子。这里租住的连林家在内共有三户人家，二十余口人，却仍显得宽敞，全无挤窄的感觉。三家都是苏州人，也都是书香门第，平时相处融洽，口角吵闹之事，绝无仅有。

午后，小花园更静了。日斜时分，井边石榴树下一张小方桌前的两把靠背藤椅上各坐着一人。坐在东面的是林世良，坐于西首的是位少女，她叫赵君兰。这位小姐年方18，出身名门巨富，雍容端庄，才貌双全，是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两人早已订下山盟海誓。此时两人谈兴正浓，时而计议前途，时而争论人生。

“世良，你快毕业了，毕业后准备怎样？”赵君兰关切道。

“我原想考公费出国，再读几年书，但事实上办不到。”

“为什么？”

“家境不允许。”他沮丧道。

“生活用途等方面我可以帮助你。”

“不，我哪能用你的钱，再说，问题还不单单在这里，家父教书，收入微薄，我不能不就业，帮着维持家计呀。”

“出国留学是件大事，你成绩又好，放弃太可惜了。维持家计一节，我们另想办法。”

“你的心，我理解。但这是无可奈何的，靠人周济可以，但济不了穷哪。”

“我一定尽我的全力来解决这问题。”

“不行，你是无能为力的，你的意思无非是想向你家里请求帮助，但这完全做不到，试想，你父亲连我们的事都反对，非但反对，还对你逼婚，他怎会对我的家庭援之以手呢？再说，即使他肯，我也决不愿意接受。”

“我尽我个人之所有。”她心坚意诚。

“也不行，一则你也没有这力量；二则，即使有，家父母也断不肯受。世上没有这道理。”他激动得泪光闪闪。

“要是我母亲在世就好了。”她倒在靠背上喟然长吁。

他望着她，感到她更可爱了。

沉默了半晌，她又问道：“那么，你非就业不可了？”

“只有踏进社会的大门了。”他垂头丧气。

“毕业转瞬即届，伯父在替你想办法没有？你自己进行过了吗？”

“想来家父早已在操心了。他可能正为此在请人、托人。”

“哦。”她点点头。

“至于我自己，因忙着写论文和准备考试，还没这空暇和心思考虑及此呢。”

“这倒也是。”

“多时以前，曾有人主动向我提出愿意出力，如果此人帮忙，职业绝无问题，而且可以立刻解决，还能拣挑拣挑呢。”他想到了孔令俊临别所言。

“谁？”她一喜。